

书是案头盛开的花

杨丽丽

一直都觉得，书是案头盛开的花。不必浇水，无需施肥，翻开扉页的刹那，便有墨香漫出来，像茉莉初绽时的清浅，又似腊梅落雪时的冷香，岁岁年年，开得绵密又长久。

小时候我家在乡下，没啥玩具，一本翻得卷了边的童话书，就是我最宝贝的物件。我常常搬个小板凳，坐在老槐树下读。读到小红帽遇见狼外婆，心跟着揪紧；看到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，眼眶会悄悄泛红。风穿过槐树叶，沙沙响，像是在和书页对话，连带着那些文字，都有了生命。后来读唐诗，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”，一下子就想起夏夜外婆抱着我看月亮的模样，原来书里的句子，能把藏在心底的温暖，都勾出来。就像院子里的牵牛花，不张扬，却在某个清晨突然开得满架都是，让你心头一暖。

长大后到城里生活，日子忙忙碌碌，却总习惯在床头放一本书。睡前读

几页，白天的疲惫好像就被轻轻抚平了。读汪曾祺先生写的草木，“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人雅士所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：‘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管得着吗？’”读着读着，忍不住笑出声，仿佛看见一朵鲜活的栀子花，正傲娇地开在眼前。也读李清照的词，“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”，读着读着忽然就懂了那种晨起看花落的细腻心思。书这朵花，从不会因为你不忙，就收起它的芬芳，它总在那里，等你闲下来，给你一份妥帖的慰藉。

后来因为工作走南闯北，行李箱里总带着一两本书。在江南古镇的雨巷里读戴望舒，青石板路的湿意混着墨香，连“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”都似从书页里走出来，撑着油纸伞立在巷尾；在西北戈壁的星空下翻《凉州词》，“大漠孤烟直”的苍茫从字里行间漫开，连风里都带着“葡萄

美酒夜光杯”的豪情。原来书这朵花，从不受地域约束，你带着它到哪里，它便在那里开出让你心安的景致。就像古人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书读得多了，心里便有了一片花园，任外界风雨飘摇，自有方寸天地的芬芳。

有次生病在家，连窗外的阳光都觉得刺眼。随手抽出一本旧书，指尖拂过，忽然就静了下来。那是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，写高邮的鸭蛋，写昆明的菌子，字里行间都是烟火气的暖。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，它们很温暖”，读这样的句子，仿佛看见老先生坐在藤椅上，眯着眼笑，连时光都慢了下来。原来书是解忧的花，失意时读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，便觉一身蓑衣也能任平生；迷茫时翻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，又盼着转角处的柳暗花明。它从不说教，只把万千心境藏在字句里，等你在某个瞬间与它相逢，便开出治愈的花来。

前日整理书架，翻出一本少年时读的《唐诗宋词选》，扉页上有当时的批注，歪歪扭扭写着“此句最妙”。指尖抚过那些稚嫩的字迹，忽然想起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的句子。原来书这朵花，还藏着时光的痕迹——它记得你少年时为一句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而蹙眉，记得你青年时为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而落泪，记得你中年时读“老来多健忘”却忽然想起某个人。它像一棵老梅树，年年开花，岁岁不同，每一次绽放，都映着你当下的心境，却又把过往的时光妥帖收藏。

窗外的风吹进来，书页轻轻翻动，似有花瓣簌簌落下的声响。忽然明白，为何古人说“布衣暖，菜根香，诗书滋味长”——书是永不凋零的花，开在案头，开在心里，开在每一个与文字相逢的晨昏。陪你走过岁岁年年，让你在烟火人间里，始终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芬芳天地。

尝一口鲜香的春

段邦芹

春风悄悄唤醒万物，那些藏在泥土里的春之气息，便顺着野菜的嫩芽，带着人间烟火的热气，一点点走上了人们的舌尖。

荠菜是春天最慷慨的馈赠。我挎上竹篮，拿一把小铲，约三五个好友走向城郊的田埂、地头，便是赴一场与春之鲜香的浪漫约会。在松软的泥土上，指尖轻轻拨开枯黄的草茎，那抹鲜亮的翠绿便撞进眼里。循着嫩生生的叶片轻轻一挖，带着湿润泥土芬芳的荠菜便落进篮中。不一会儿，竹篮里便堆起一座小小的绿丘，鼻尖萦绕的，全是清冽、干净、带着阳光气息的春日鲜香。春风拂过田野，我们的脚步瞬间变得轻快起来。

回到家，先给这满篮春意好好“洗个澡”。清水反复淘洗，每一片叶子都舒展透亮，绿得越发耀眼。烧一锅滚水，荠菜放进沸水中轻焯，捞出过凉，挤干水分切成碎末，拌上肥瘦相间的肉馅，捏成一只只俊俏饱满的饺子。沸水翻滚，饺子浮起，掀开锅盖的那一刻，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。轻轻咬一口，鲜美的汁水在舌尖爆开，荠菜的清润混着肉香，醇厚不腻，这一口，便是最地道、最鲜活的春天。

自家门前的小菜园里也藏着春天的鲜香。菠菜顶着嫩红的菜心，叶片肥厚如小巴掌；油菜舒展身姿，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；就连不起眼的黑菜，也悄悄冒出嫩尖，长势喜人。这些沾着晨露的蔬菜，都是春天回馈我辛勤劳作的美味。菠菜虾皮烧汤，汤色清亮如翡翠，入口鲜爽回甘；油菜香菇包包子，咬开便是满口清甜；最让人心头一暖的，还是那碗朴实无华的青菜饭，在我家乡叫“菜渣子”。浸泡一宿的花生、黄豆打成细碎的颗粒状，在锅里煸炒出香味，加水熬煮，咕嘟咕嘟的热气

里，满是谷物的醇香；十几分钟后，再放进洗净切碎的蔬菜，继续煮几分钟，撒上细盐、松茸鲜，最后浇上香油。蔬菜的纯香混着花生浓香，绵软中带着细碎的颗粒感，每一口都是醇厚绵长的春日鲜香。

吃着这熟悉的味道，思绪慢慢飘回到童年。那时，食物匮乏、生活清苦，但春天的滋味同样丰盛。每当春回大地，母亲总会牵着我与姐姐的手去田野里挖野菜，七七芽、蒲公英、苦菜……都是做菜渣子的上好食材。母亲耐心教我们辨认各种野菜，把刚挖的野菜递到我们的掌心，让我们感受那抹嫩得掐出水的绿色。

回到家，母亲细心摘去杂草，洗净焯水，挤出黑色的汁液切碎。把花生、黄豆碎熬煮得软糯，再放进切好的野菜一起熬煮。灶火映着母亲的脸庞，蒸汽模糊了她的视线，满屋的香气却清晰地钻进了鼻腔。煮好的菜渣子出锅，再淋上几滴香油。在我年少的心里，那便是天底下最香的美味。野菜的清苦带着花生、黄豆的香甜，一口下肚，仿佛五脏六腑都被春风拂过，妥帖而舒展。那鲜香里裹着岁月的温柔，藏着泥土的气息，更藏着母亲无声而温暖的疼爱。

如今，我在自己的厨房里，复制着那些刻在记忆深处鲜香的春天美食。夹起一颗饺子，舀一勺青菜渣子，慢慢品尝，唇齿间满是泥土的芬芳、阳光的暖意，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。终于明白，最动人的春天，不只在百花争艳、草长莺飞的美景里，更在厨房这一口鲜、一口香、一口念念不忘的儿时滋味里。

尝一口鲜香的春，便尝尽人间烟火的温暖，尝透岁月绵长。尝一口鲜香的春，顿觉万物有爱，人间值得。

二月二 剃龙头

田雪梅

俗话说，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这天，父亲就会拿出一把老式理发推子，在院里摆开阵势。哥哥第一个坐上小板凳，脖子上围块光滑的布，推子在父亲手中“嗒嗒”地响着，一绺一绺头发应声而落，哥的脑袋不一会儿就光溜溜的了。我躲在母亲身后，紧紧攥着好不容易留长的羊角辫，生怕父亲一时兴起也给我推个光头。母亲笑着把我揽在怀里，象征性地剪掉几根发梢，说是“沾沾龙气”。

左邻右舍都来找我父亲理发，张大爷、李伯伯、蒋叔都来了。父亲推子一拿就是大半天，理完发的人神清气爽，都说“剃了龙头，一年都有精神头”。

后来我和哥哥各自成了家，每到二月二，母亲总会准时打电话来：“今天二月二，记得去理发啊！”

农历二月二这天，理发店排队的人能从店里排到店外。记得有一年，表妹打来电话：“姐，带孩子中午来我店里吧，那会儿顾客少一些。”表妹在城南开了间理发店，每到二月二，她总是忙得脚不沾地。看着她熟练地给儿子系好围布，我说起了父亲的那把老式推子。表妹说，现在的小孩都不愿意剃光头了，修个帅气的发型吧，多多“接龙气”。

表妹话音未落，儿子已经端坐在那面大镜子前，脖子挺得笔直。表妹左手梳子右手电推子，仔细地端详起他的脑袋。“小姨，为什么要二月二理发呀？”儿子突然问。

“那我给你讲讲。”表妹一边挪动着电推子，一边说，“古人把天上的星星分成二十八组，叫二十八星宿。其中有一组长得像条龙，叫苍龙，冬天的时候，这条龙藏在看不见的地

方，等到了二月初二，龙的两个犄角，就是那两颗最亮的星星，会从东方慢慢升起来，所以叫‘龙抬头’。”

“那和理发有什么关系？”儿子又问。“关系大着呢。龙一抬头，雨水要多起来了，人们在这天剃头，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，像龙一样精神，好迎接春雨，好下地干活。老话说‘二月二剃龙头，一年都有精神头’，就是这个理儿。”

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如果我不剃呢？”表妹被他逗笑了：“不剃也行啊，那你就是‘懒龙头’，一年都迷迷糊糊的。”“那我可不要！”儿子赶紧坐端正，逗得旁边等待的阿姨也笑了。

手机响了，是母亲发来的语音：“今天剃头没？别忘了给孩子也理理。”我打开视频，对着理发店，告诉母亲：“理着呢，在表妹这儿。”母亲笑呵呵地说：“理了就好，一年都清清爽爽的。”

理完发，儿子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很是满意：“小姨，我这个发型像不像龙？”“像，太像了，简直是一条小龙。”表妹笑着捏捏他的脸蛋说。

